



PENGUIN CLASSICS



企 鹅 经 典

呼啸山庄

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 著 孙致礼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呼啸山庄

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 著 孙致礼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呼啸山庄/(英)艾米莉·勃朗特著;孙致礼译.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6
(企鹅经典丛书)
ISBN 978-7-5321-6064-8

I. ①呼… II. ①艾… 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国-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13234 号

Emily Jane Brontë
Wuthering Heights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Shanghai 99 Culture
Consulting Co., Ltd. 2016

“企鹅经典”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久久读书人文化
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。

“企鹅”、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
注册的商标。未经允许,不得擅用。

总 策 划: 黄育海 陈 征
责任编辑: 李珊珊
特约策划: 尚 飞
封面绘图: 杨 猛
封面设计: 汪佳诗

呼啸山庄

[英]艾米莉·勃朗特 著
孙致礼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625 插页 2 字数 216,000
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321-6064-8/I·4838 定价:39.00元

企鹅经典丛书

出版说明

这套中文简体字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（Penguin Books）的一个合作项目，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“企鹅”商标作为丛书标识，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。“企鹅经典”凡一千三百多种，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，涵盖英、法、西、俄、德、意、阿拉伯、希伯来等多个语种。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，但正如古人所云：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

由艾伦·莱恩（Allen Lane）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，最初起步于英伦，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，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。一九四六年以前，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，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。二战后，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所打破。它用现代英语书写，既通俗又吸引人，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。“高品质、平民化”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，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

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，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。在这套经典丛书中，第一种就是荷马的《奥德赛》，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，可谓高瞻远瞩，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。

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，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，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，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。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，传播者（出版者）、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。事实上，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，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。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，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，进入了大众视野，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。在现代社会，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，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，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，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。

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，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，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。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。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，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，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。换成更理性的说法，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，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。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，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，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，加以制

衡，需要一种文化救赎。此时此刻，如果打开一本经典，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。

中文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：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，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；其次，采用优质的译本，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，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；另外，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，以及必要的注释，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。总之，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，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。

关于经典，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，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——“‘经典’的另一层意思是：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、一百万次被人取下。”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，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，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二〇一四年一月

译 序

《呼啸山庄》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。一百多年以来，它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，富有诗意的景物描写，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，如火如荼的爱憎激情，吸引着世界各国一代代的读者及评论家，被誉为英语语言中最震撼人心的小说杰作，被列为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一。

小说的作者艾米莉·勃朗特，于一八一八年生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牧师家庭。她的父亲帕特里克·勃朗特，原是爱尔兰的一个贫苦农家的子弟，后来经过个人奋斗，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，获得学士学位。毕业后，来到约克郡哈特谢德村当助理牧师。就在这个小村庄，他于一八一二年和商人家庭出身的玛丽亚·布兰韦尔结为夫妻，并于一八一三年有了大女儿玛丽亚，于一八一五年有了二女儿伊丽莎白。

在哈特谢德五年任满后，勃朗特先生将全家迁往布拉德福特教区的桑顿教堂。在这里，勃朗特夫人又先后生下三女儿夏洛蒂，独子布兰韦尔，四女儿艾米莉，小女儿安。

一八二〇年，勃朗特先生升任牧师，携妻子儿女迁至霍沃思。这是个人烟稀少，荒凉贫瘠，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。勃朗特先生的牧师住宅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，周围全是荒山峻岭，背后是通往荒野的小径。为了抵御狂风暴雨的袭击，房子用石头建成，结构十分坚实。

勃朗特夫人由于不适应艰苦的山区生活，加之操劳过度，不久便身患绝症，于一八二一年离开人世。在丧母的阴影笼罩下，勃朗特家的孩子们都变得孤独沉寂起来。他们极少与外人交往，除了到旷野上散散步以外，一家人的主要乐趣，就是在家读书看报，讲述故事。

一八二四年，勃朗特先生把头四个女儿送到五十英里以外的考恩桥寄宿学校念书。由于学校制度严酷，条件恶劣，两个大女儿染上肺结核，于一八二五年春天相继夭折。勃朗特先生只得把夏洛蒂和艾米莉接回家，让她们与兄弟布兰韦尔和小妹安一起，在家中自学。

勃朗特先生有着广泛的兴趣，经常与前来帮他料理家务的伊丽莎白姨妈，谈论时事政治和文学艺术等问题。就在他们的熏陶和引导下，四个孩子养成了丰富的想象力，建立了自己的想象世界：夏洛蒂和布兰韦尔以想象的安格里阿王朝为中心来写小说，艾米莉和安则创造了两个名叫贡达尔和加尔丁的太平洋岛屿，围绕它们来编造故事。

艾米莉十七岁时，再次离家去求学，由于恋家心切，不久又辍学回家。这期间，在家境比较拮据的情况下，勃朗特三姐妹都曾出去教过书，或做过家庭女教师，以便供布兰韦尔去上学。后来，三姐妹打算自己开办一所学校。为此，一八四二年初，夏洛蒂和艾米莉一起去布鲁塞尔学习外语和办学知识，不料伊丽莎白姨妈于十月底去世，姐妹俩当即赶回家奔丧。事后，夏洛蒂又回到布鲁塞尔，艾米莉却留在家里照料父亲。一八四四年，夏洛蒂学成归来，三姐妹办成一所女子学校，怎奈招不到学生，只好半途而废。

一八四五年秋，夏洛蒂偶然见到艾米莉的一卷诗稿，觉得十分隽永，耐人寻味，便说服两个妹妹，三人自己筹款（五十镑），分别化名柯勒·贝尔、艾利斯·贝尔、阿克顿·贝尔，于一八四六年四月合出了一本诗集。这部集子尽管收进了艾米莉的几首著名诗篇，但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，总共只售出两本。

诗集的失败，并没有吓倒勃朗特三姐妹，她们仍在坚持创作各自的第一部小说。艾米莉写作《呼啸山庄》，大约开始于一八四五年十月。一八四七年七月，小说找到出版人以后，对方又迟迟不动，后来还是借助《简·爱》的东风，才于同年十二月，与安的小说《阿格尼斯·格雷》合集出版。

一八四八年九月，她们的兄弟布兰韦尔不幸早逝。为他送殡时，艾米莉伤了风，后来发展成肺病。她性情倔强，拒不看医吃药，抱病操持家务，直至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与世长辞，终年仅三十岁。

《呼啸山庄》出版后，一直不被世人所理解，竟被冷落了四十多年。直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人们才意识到，这是一位女作家所能写出的“最好的散文诗”。进入二十世纪以后，这部小说就像一块威力无穷的磁铁，紧紧攫住了亿万读者的心，令他们着迷，令他们激动。

一部篇幅不是很长的小说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？无疑，小说情节曲折，构思奇特，这是它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，但却不是主要因素。以笔者之见，这部小说的最大魅力，来自它那荡人心肺的感情力量。

人类的感情世界是五彩缤纷的，而处于两极的，则是爱和恨这两种极端的感情。《呼啸山庄》最不寻常的，就是紧紧环绕着爱与恨的激烈冲突，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感情世界。

乡绅厄恩肖把希思克利夫带回呼啸山庄以后，其子欣德利觉得这个弃儿剥夺了父亲对他的爱，威胁着他的财产继承权，便对他恨之入骨，等父亲一死，就把他贬为仆人，横加折磨和凌辱。就在同这专制压迫的抗争中，希思克利夫和厄恩肖之女凯瑟琳倾心相爱了。但是，希思克利夫的卑贱地位，凯瑟琳头脑中的世俗观念，又构成了他们这场爱情的不可逾越的障碍。当凯瑟琳决定嫁给阔少爷埃德加·林顿时，希思克利夫对恋人的炽烈的爱，顿时化作对仇敌和情敌的刻骨的恨，驱使他对欣德利和埃德加，以及他们的后代，发起了疯狂的报复。

希思克利夫的报复阴谋得逞了，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相继落入他的手中，无辜的小凯茜和哈雷顿也变成了他的奴仆。但是，这一切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呢？除了落得“像魔鬼一样孤独”以外，他别无所获。任凭他如何报复，他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现实：他永远失去了心爱的凯瑟琳。最后，他终于认识到报复是徒劳的，无心再将凯茜和哈雷顿置于死

地，便开始作践自己，以求早日死去，好与凯瑟琳的鬼魂相伴。

希思克利夫做了两座庄园的主人之后，试图建立起一个由仇恨主宰一切的阴森世界。然而，这又谈何容易！请看小凯茜，她把一颗爱心献给了所有的亲友，包括她被迫嫁给的那个冷酷的小林顿。再看哈雷顿，他受尽了希思克利夫的欺压，还要维护他的名声。而尤为动人的是，这对年轻人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下，结成了幸福的伴侣。这一切充分说明，恨扼杀不了爱。

人们习惯于把《呼啸山庄》称作一场爱情悲剧。其实，这部小说描写了两代人的两起爱情故事，两者性质不同，结局也大不一样，因而更加增添了小说的魅力。

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恋。他们彼此相爱，并不是作为一种“欢乐”，而是作为“自身的存在”，因为他们有着“一模一样”的灵魂，谁也离不开谁。凯瑟琳嫁给埃德加以后，发觉自己陷入了一个“陌生世界”，等再见到希思克利夫时，便一头扑进他的怀里，死死抱着他不放，当天夜里就离开了人世。希思克利夫对凯瑟琳的爱，更是达到白热化的地步。在他看来，埃德加算得了什么？“就凭着他那弱小的身躯，他就是倾注全力爱上八十年，也不抵我爱上一天。”凯瑟琳死去十八年后，希思克利夫也郁郁而终。他们两个结成一对游魂情侣，出没在呼啸山庄的荒野上。

显然，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描写，既有现实主义的成分，又有浪漫主义的色彩。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意欲冲破一切束缚，狂热而执著地追求“超人世的爱”，既深刻地揭示了现存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，又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纯真爱情的憧憬。

与这“超人世的爱”相对照的，是凯茜和哈雷顿的“世俗的爱”。希思克利夫的残酷压迫，给他们在感情上设下了重重障碍。但是，这两颗渴望人生幸福的心灵，却在那冰霜冻土中萌发了爱情的种子。为了帮助哈雷顿从愚昧无知中解脱出来，凯茜满腔热忱地教他学文化，做学生

的每取得一点点进步，做老师的便奖赏他一连串甜蜜的吻。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啊！难怪女管家内莉感叹说：“我的最大心愿，还是希望这两个人结合。等他们举行婚礼那天，我谁也不羡慕了，英国不会有比我更快乐的女人了！”

艾米莉在短短的一生中，从没体味过爱情的甘甜，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，她的内心世界是多么深沉！在她的梦幻世界里，她崇尚那神奇的“超人世的爱”；在现实生活中，她又向往那美满的“世俗的爱”。

让爱注满人间！这既是《呼啸山庄》的主题，也是它的主要魅力所在。

孙致礼

目 录

译 序	1
第一卷	1
第二卷	153
导 读	335

第一卷

第一章

一八〇一年。我刚去拜见过我的房东——就是那个将会让我吃尽苦头的孤僻邻居。这可真是个美丽的乡间啊！我相信，在整个英格兰，我再也找不到一个如此远离尘嚣的去处了。一个厌世者的理想天堂——而由希思克利夫先生和我来分享这荒凉景色，倒是非常合适的一对。多棒的家伙！我骑着马走上前时，看见他那双黑眼珠猜忌地缩在眉毛下面；等我通报姓名时，他把手指更深地藏进背心口袋里，显出一副决不掉以轻心的神气。这当儿，他全然没有想到，我心里对他萌生了几分好感。

“希思克利夫先生吗？”我问。

回答是点一下头。

“我是洛克伍德先生，你的新房客，先生——我一到达此地，就荣幸地尽快来拜见你，表达一下我的心意，希望我再三要求租下画眉田庄，没有给你带来什么不便。我昨天听说，你心里有些……”

“画眉田庄是我自己的产业，先生，”他眉头一蹙，打断了我的话。“我只要能阻止，就决不允许任何人给我带来不便——进来吧！”

这一声“进来吧！”是咬着牙说出来的，表达的是“见鬼去！”的情绪。就连他依着的那扇栅门也一动不动，没有对他的话做出反响。我想正是这个情况，促使我接受了他的邀请：我对一个似乎比我还冷漠得出奇的人，发生了兴趣。

他眼看着我的马的胸脯快撞上了栅栏，便伸出手解开门链，随即气鼓鼓地领着我走上石板路，等走进院子时，就大声嚷道：

“约瑟夫，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走，再拿点酒来。”

“看来这是这家子全部的家仆班子啦，”听了那道双重命令，我心中暗想。“怪不得石板缝里长满了草，树篱只有靠牲口来修剪。”

约瑟夫是个上了年纪的人，简直是个老头：也许很老了，虽说人还挺壮实。

“上帝照应啊！”他从我手里接过马时，怨声怨气地低声嘟囔着；与此同时，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我只得好心地猜想，他一定需要上帝来帮助他消化肚子里的食物，因而他的那声虔诚的祈求，跟我的突然来访毫无关系。

呼啸山庄是希思克利夫先生的住宅名称。“呼啸”是当地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字眼，形容这地方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，大气如何喧嚣。的确，这里一年到头都流通着清新纯净的空气。人们只要看看房头几棵矮小的枞树那过度倾斜的样子，看看一排瘦削的荆棘都朝一个方向伸展枝条，仿佛在乞求太阳的施舍，便可猜想到北风吹过山巅的威力。幸而建筑师有先见之明，把房子盖得结结实实：狭窄的窗子深深嵌在墙壁内，墙角都用凸出的大石块保护着。

跨进门槛之前，我停下脚观赏布满宅子正面、特别是大门周围的那些奇形怪状的雕刻。大门上方，我在众多残破的怪兽和不知羞的小男孩中间，发现了“一五〇〇”这个年份和“哈里顿·厄恩肖”这个姓名。我本想议论几句，请求乖戾的主人讲讲这座住宅的简史，但是从他站在门口的架势看，分明是要我赶快进去，或者干脆离开，而我还没看过厅堂内室，不想惹他不耐烦。

一跨步，也没有经过什么穿堂过道，就进了家人共用的起居室。他们别出心裁地把这里称作“堂屋”。堂屋通常包括厨房和客厅，但是在呼啸山庄，我相信厨房被挤到了另一个部位：至少我听得出里边有唧唧喳喳的说话声，炊具叮叮当当的磕碰声；大壁炉那里，看不见烤炙、烧煮或烘焙的迹象，墙上也见不到有什么铜锅和锡滤器在闪闪发光。屋子的一头，在一个橡木大碗橱上，摆着一排排的白瓷盘子，中间还点缀着

一些银壶和银杯，一层层的直垒到屋顶，射出璀璨的光芒和热气。房子从未吊过顶，屋顶的整个构造光秃秃的一目了然，只有一处，被摆满燕麦饼、牛腿、羊肉和火腿的木架遮掩住了。壁炉上方，挂着几支蹩脚的杂式老枪，还有两支马枪，而为装饰起见，壁炉台上一溜儿摆着三只漆得光彩斑斓的茶叶罐。地面铺着光滑的白石板；椅子都是高背式的，结构简陋，漆成绿色；有一两把笨重的黑椅子躲在暗处。在碗橱底下的圆拱里，躺着一条巨大的酱色的母猎狗，身边围着一窝唧唧哇哇的狗崽子，还有几条狗待在别的暗角里。

这屋子和陈设若是属于一个普通的北方农民，倒也没有什么稀奇的。一副倔强的面孔，一双粗壮的腿，如果穿上齐膝短裤，打上绑腿，那会显得越发精神。你若是饭后选准时间，在这群山之间随便转悠五六英里，就会看见这样一个人，坐在扶手椅里，面前的圆桌上放着一大杯冒着泡沫的麦芽酒。但是，希思克利夫与他的住宅和生活方式，形成了奇异的对照。从外貌上看，他是个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，可是从衣着举止上看，他又是个绅士——也就是说，像许多乡绅那样的绅士：也许有点邈里邈遑，但是他的不修边幅看上去并不有失雅观，因为他体态挺拔英俊——还有些乖僻——有人可能怀疑他带有几分粗俗的傲慢——一种心灵上的共鸣告诉我，并非这么回事；我凭直觉得知，他的冷淡是由于厌恶炫耀感情——厌恶人们彼此表示亲热，而造成的。他不管爱谁恨谁，都隐藏在心底，而把再受到别人的爱或恨，视为很不体面的事——不行，我滔滔不绝地讲得太快了：我过于慷慨了，把自己的特性加到了他身上。希思克利夫先生跟我一样，遇到愿意交好的人，就把手藏起来，但是动机却跟我截然不同。但愿我的气质有些特别吧：我亲爱的母亲过去常说，我一辈子也休想有一个舒适的家，直到今年夏天，我才证实自己根本不配有那样一个家。

当时，我在天朗气清的海滨消夏一个月，偶然结识了一个极其迷人的姑娘：她还没有留意我的时候，在我眼里真是个绝代佳人。我“从